

新生命大衆文庫

民族英雄事略之一

張騫

李家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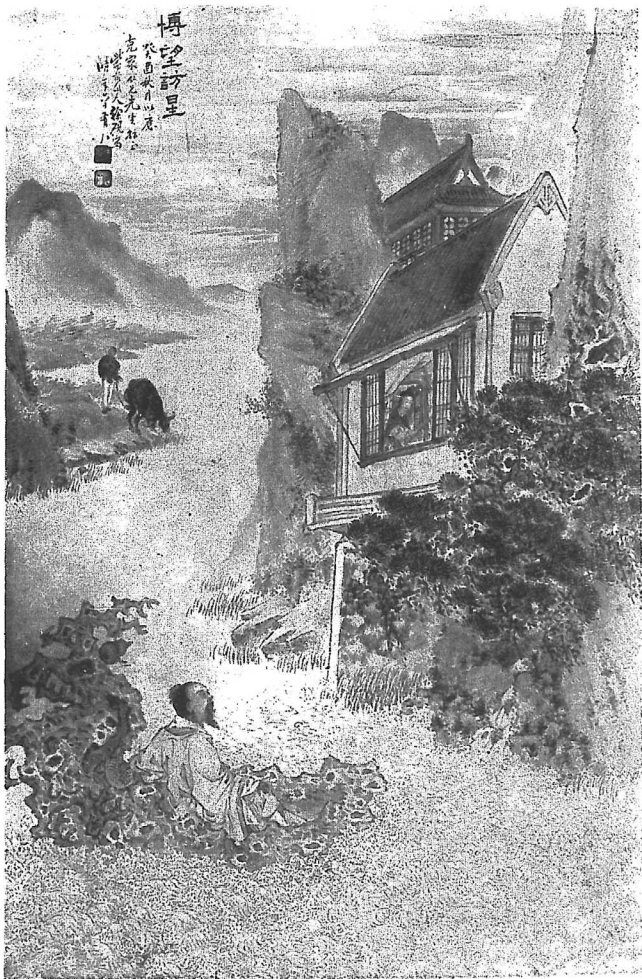
新生命書局發行



裝幀：鍾敬之

博望訪星

农自秋介以原
先家此无生林
博望山人徐及写
时于辛酉年八月



張騫 目次

	張	騫
一	漢與匈奴和西域的關係	一
二	張騫的應募出使	八
三	被留與脫逃	一三
四	壯士十年歸	一六
五	蜀布邛杖	二一
六	兩次參加戰爭	二五
七	斷匈奴右臂	二八

八	不死的博望侯·····	三三
九	張繡身後的影響·····	三六
一〇	乘槎泛天河·····	四五
一一	功歟罪歟·····	五二

一 漢與匈奴和西域的關係

從前中國北邊有一個強悍的遊牧民族叫做匈奴。這民族的歷史很悠久了。在唐虞時代稱爲薰鬻，周朝時候稱爲獫狁，周秦之際稱爲胡或匈奴。這民族的文化很落後，但戰爭卻最擅長。有一次竟攻入周朝的東都洛邑，把周襄王趕走。後來中國人用了全力纔把他們趕到太原。詩經小雅六月篇裏所說的『薄伐獫狁，至於太原』便是歌



詠這樁事的。戰國時，燕趙秦都沿山築城，派兵駐守，以防他們南侵。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天下，開國第一件大事，便是把舊有的城聯綴起來，又添築了幾段，造成一座歷史上有名的『萬里長城』。秦將蒙恬領十萬大軍鎮守北邊，又收復失地七十多里。這時候匈奴對中國才有點害怕，十多年不敢南下牧馬。但秦朝的命運太短促了，不久又來了一個楚漢分爭的局面。那時候匈奴出了一個英勇的酋長叫做冒頓。〔註一〕他用兵征服鄰近部落，手下有三十萬『控弦』的戰士，趁着中國內亂，把蒙恬所收復的地方重新奪了回去。號稱『雄才大略』的漢高祖，他能打倒『拔山舉鼎』的項羽，但一和匈奴接觸，便被圍困在白登山。〔註二〕幾乎性命都送掉。從此以後，自誇『以馬上得天

下』的漢高祖，對匈奴不得不耐着性兒做出種種恭順的樣子，只求他們不來侵擾。高祖死後，呂后當權。她是一個著名兇險的婦人，頗有奪取劉家江山的野心的；但她曾受冒頓的來信辱罵，也只好忍着氣不敢計較。文帝時，因有漢奸中行說，從中搗鬼，匈奴屢次侵擾邊境。有一次，胡兵攻入朝那，〔註三〕蕭關，〔註四〕進燒回中宮，〔註五〕他們的候騎竟到了甘泉，〔註六〕京師戒嚴。漢朝用張相如、欒布爲將軍，勉強把胡兵驅逐出塞，但終不能給他們以重大的懲創。文帝沒有辦法，只好每年送許多金帛給他們，又選宮女的美貌者冒充公主嫁給他們的酋長。這樣一來，匈奴和漢朝有了親戚的關係，也不好意思過分搗亂；可是漢朝的面子已經丟盡了。

匈奴在漢朝初年所以這樣強盛，那完全因為當時西域諸國，大都被他征服了的緣故。否則匈奴有後顧之憂，不會肆無忌憚的屢次侵擾中國邊境。因此，我們對於漢初西域諸國的形勢，有明白瞭解的必要。

漢代的所謂『西域』就是現在甘肅邊界新疆全省及葱嶺以西的地方。據漢書西域傳所載，有五十餘國之多；其中最大的是月氏、烏孫、大宛、康居等四國。〔註七〕烏孫的東南，正當匈奴的西邊，有三十多個小國，其中以疏勒、于寘、溫宿、龜茲、車師、樓蘭諸國，〔註八〕比較大些。

月氏本來是甘肅山谷間的一個小部落，我國古代認為『氏族』

的一種。當秦漢之際，勢力漸強，『控弦』的戰士有十多萬，一向頗輕視匈奴。到了匈奴冒頓單于〔註九〕的時代，使對月氏用兵。月氏人屢次打敗，沿天山北路向西逃走，越蔥嶺北麓，征服大夏，以作他們的新根據地。（後來月氏向西南發展，奪取迦溫彌羅〔註一〇〕，進而征服天竺，爲印度的共主，儼然成爲西域的大國了。）

匈奴既把月氏人驅逐到西方，聲威大震，烏孫、大宛、康居等國，都對匈奴表示屈服。而介乎匈奴與烏孫之間的數十小國，實際上都做了匈奴的屬國，匈奴特設僮僕都監的官來監視他們。

事實很明顯的：匈奴雖趕走了月氏人，但月氏人的實力並未喪失，而且因爲找到了新的根據地，勢力正在擴張。假使漢朝能想方法

和月氏聯絡，則不但烏孫、大宛、康居等國對匈奴的畏服要起動搖，說不定介乎烏孫、匈奴之間的數十小國也要乘機脫去匈奴的羈絆哩。

——聰明的漢武帝，他便找到了這一個機會。

【註一】冒頓，讀如「默頓」。

【註二】白登山，在今山西大同縣東。

【註三】朝那，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北。

【註四】蕭關，在甘肅固原縣東南。

【註五】回中宮，在甘肅固原縣境。

【註六】甘泉山有甘泉宮，在今陝西淳化縣北。

【註七】月氏讀如「肉支」。當時據有阿母河南，即阿富汗北岸之地。烏孫，在新疆伊

地。伊犁流域。大宛，今俄領中亞細亞的佛爾哈那州。康居，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

【註八】這幾國都在天山以南，其餘小國甚多，即所謂『西域三十六國』也。龜茲，讀如『鳩支』。樓蘭，後稱鄯善。

【註九】匈奴的國主稱『單于』，猶漢之稱『皇帝』也。

【註一〇】迦溫彌羅即罽賓。國於喜馬拉耶山之西麓，跨至那布、奢林兩河之上（兩河都是印度河的支流）。面積約一千九百方英里，四面都是山。這裏是佛教正統派的根據地，後來從月氏人間接把他們的學術傳入中國。到東晉時，迦溫彌羅和中國發生直接關係了。

二 張騫的應募出使

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做皇帝時正是漢朝的全盛時期，府庫充足，國力雄厚，有什麼偉大計劃都容易實現。但他對北方的強寇而且是漢家的世讎——匈奴，竟沒有方法懲膺他們，這是使雄才大略的君主感到十二分的苦悶的。爲什麼漢朝不能進攻匈奴呢？這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爲匈奴從冒頓單于征服月氏及其鄰近的小部落以來，西域諸國都被役屬，聲勢很盛，倘漢朝一旦和他們開衅，兵連禍結，恐怕勝負未分，漢朝的國力已受損傷了。這一個險聰明的漢武帝是不肯冒的。但是，機會終於被漢武帝找着了：原來匈奴攻月

氏時，曾把月氏王殺掉，拿他的頭做飲器。〔註一〕現在月氏人雖被逼西遷，但他們的勢力還保存着，并且正在向西發展。月氏和匈奴的仇恨比漢朝和匈奴的仇恨更深十倍，如果漢朝肯和他們聯合起來攻擊匈奴，那他們一定十分願意的。於是漢武帝下一道上諭，招募不怕危險，拿了皇帝的詔書去和月氏商量怎樣夾擊匈奴的人。這使命實在不容易奉行的，因為往月氏須取道匈奴，倘不是有犧牲決心的人，誰肯貿然應募呢？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上諭下了不久，居然有人來應募了。那人便是張騫。

張騫，漢中郡成固縣〔註二〕人。那時候他做一個小小的郎官。郎官是不大容易升擢的。我且舉一個故事作證：文帝時有一個叫做馮

唐的，一向做郎官，年紀已經很老了。一天，文帝乘輦過郎署，見他年老，問他：「你這樣大的年紀，爲什麼還只做一個郎官？」馮唐便乘機對文帝貢獻了一些關於賞罰將士的意見，總算升他做一個騎都尉。騎都尉也不是什麼大官，但他倘不碰見文帝，恐怕就老死在郎署了。張騫是一個勇敢的人，很想立些功業，傳名後世，做郎官當然不大願意，常常在想找出路。他見了招募能使月氏者的上諭，自然毫不猶豫地去應募了。他知道此去跋涉於冰天雪地之中，還須偷偷地越過匈奴境界，可以說是九死一生的。但這樣英勇的冒險生活，在他看來，比較『老於郎署』有意義得多。古今中外，能成大事者，都是那些抱犧牲決心不計成敗利鈍的英雄，決不是做一個小小官兒便自心滿意。

足了的那些平凡的人。

張騫既應募，便預備出發了。他雖然做了皇帝的欽使，但爲要經過匈奴地方，未便很堂皇地帶着衛兵，只能帶少數的隨從人員。可是相當的隨從人員也很難找，究竟像他那樣不怕死的人並不多的。他沒有法子，只好揀選百多個強壯的奴隸，一同出發。奴隸在漢朝還同牛馬一般可以買賣的，他們的身體本來不是自己所有，要他們到什麼地方便到什麼地方，不敢而且也不能反抗的。張騫既選定了百多個奴隸，又挑選一個精明強幹的奴隸名叫甘父的，做那些奴隸的頭腦，使他們在途中服從命令，不鬧亂子。甘父本是胡人，又善射箭，後來在途中有時斷了糧食，全靠他射禽獸來充飢的。

布置既定，他便領了使節，取道隴西，向匈奴出發。那年是漢武帝建元三年，當西曆紀元前一三八年。【註三】他出發時候的情形，歷史上沒有明白記載，不知道送行的有多少人，更不知道有否如荆軻動身到秦國時候那樣的擊筑悲歌，這真是一樁憾事！

【註一】從前人往往把仇人的頭切下來做飲器，如戰國策載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為飲器。至於飲器是什麼東西，舊有兩說：一說是酒器，一說是溺器。大概是把仇人的頭蓋骨塗上些膏漆之類，或者用以作酒器，或者用以作溺器，並不一定的。

【註二】成固故城在今陝西成固縣西北十八里。

【註三】張騫於武帝元朔三年（西元前一二六）回來，漢書說：「前後凡十三年。」因此知道他的出國在建元三年。

不可避免的厄運終於到來了。

張騫一行人剛到匈奴邊界，便受他們的搜查盤問。他有那麼多的隨從人員，更帶有漢朝的使節及秘密的文書，狡猾的胡人那裏肯放他走。於是堂堂的漢朝使臣，便被他們押上囚車，在黃沙迷漫中送到單于那裏受審去了。

單于見了張騫，問過他的姓名，把他所帶的文書交繙譯讀過一遍，事情都已瞭然，用不着再問。那時候匈奴和漢朝雖屢有爭執，表面上還是和好的；加以漢朝近來國勢漸強，匈奴也有所顧忌，因此單于

就沒有殺張騫的意思，只獠笑着對他說道：「月氏在我們的北方，漢朝那裏可以不經我同意擅派使臣去假使我派一個使臣到南越，漢朝肯允許我嗎？」單于這句話，理由很充足，張騫現在已成籠中之鳥，知道和他分辯也沒有什麼意思，只是低着頭不開口。單于便分付把張騫扣留起來，不准他出匈奴國境。

從此以後，張騫就住在匈奴，吃的是獸肉，飲的是酪漿，住的是氈帳。穿的是毳衣，在冰天雪地中過着不自由的困苦的生活。跟他去的人早已散了伙，只剩甘父和其他十多個人還是早夕不離地跟着他。他現在別無希冀，只想趁機會逃出匈奴。單于似乎也知道他是意志堅強的男子，不容易就範，特地挑選一個胡女給他爲妻，想他安心住

着，把回國的念頭漸漸冷下去。

光陰過得真快，張騫在匈奴不知不覺已有十多個年頭，那胡女已生了孩子，但他逃走的念頭一刻也不會放鬆過。他時時在撫摩那從漢朝帶來的使節，眼看那節旄漸漸脫落，差不多止存一根光桿了。時間的磨難，不知葬送了多少有作爲的青年，但絲毫不能灰張騫的壯志。

大概是一個秋天的晚上罷，塞外早寒，草木凋零，朔風蕭瑟，宛然是冬天的景象了。一到晚上，牛羊歸欄，只讓那當空的皓月，朗照着廣漠無際的大地。人們都躲在氈帳裏各自做他的好夢。有時從遠處送來幾聲悲笳，〔註〕彷彿告訴人們，這廣大的游牧部落，在夜聲人靜時

有着相當的戒備。張騫在前幾天已經把他想逃走的意見對他的妻說過了，並且和甘父等經過幾次精密的商議。那天晚上，他便帶了妻子和甘父等三四人偷偷地跑出幕帳，向着目的地走去。他現在一切舉動語言都已胡人化了，而況他的妻原是胡人，守邊的軍士們見了這一行人，做夢也想不到他是十多年前被扣留的漢使，所以居然受他們的蒙蔽，使他們安然逃出了匈奴的國境。

【註】筊，樂器，胡人捲蘆葉吹之，故亦稱「胡筊」，其聲甚悲。

△ 四 壯士十年歸

張騫一行人，脫了樊籠，向西走去。走了四十多天，來到一個地方，

名叫貴山城，是大宛國的王庭。他便把來意向那守關的人說明，叫他轉達國王，說有大漢的使臣張騫求見。大宛國王久已聞得漢朝土地肥美，財帛豐富，想和漢朝通使，苦於沒有機會，現在聞得有漢朝派使者來，自然十分歡喜。大宛是出產葡萄酒的地方，國王特地用陳藏幾十年的葡萄酒招待漢使。做了十多年籠中鳥的張騫，一旦貴爲上賓，喝着世間有名的好酒，不覺陶然了。他向國王竭力誇張漢朝的富有，儘量痛斥匈奴的無禮。他告訴國王，匈奴把他扣留了十多年的情形，同時他又肯定的說，漢朝皇帝一旦赫然震怒，匈奴一定要受到意外的懲創。他又要求國王，派兵護送他往月氏。他說：「大王如能派兵護送我們往月氏，將來我回去奏明皇帝，漢朝一定要用多少幣帛來報

答你們。」他這一大套利誘威脅的話，把大宛國王說得驚喜交集。過了幾天，國王下令，選幾匹大宛特產的『汗血馬』〔註二〕請張騫等騎着，又派大隊兵士，護送他們。不多幾天又到了一個大都城，那都城名叫卑闐，是康居國的王庭。護送他們的軍士，便辭別回去。康居國王見大宛國這樣禮待張騫，也不敢怠慢，便派人護送他們到月氏。

那時的月氏不是十多年前的月氏了。他們的勢力向西發展，已經占領了大夏，把王庭移到現在阿母河〔註二〕的北岸，號稱大月氏，儼然一個大國了。他們的國境去漢愈遠，對於他們的祖先怎樣受匈奴侵逼也漸漸淡忘了。張騫到得月氏國境，知道他們的王庭已經西遷，便到大夏故地去求見大月氏王。大月氏王問明了他的來意，自然

很感激漢朝的好意。但他告訴張騫，他們和漢朝相隔太遠，相約出兵攻匈奴是不可能的。實際上他們已經占領了極肥美的土地，不怕匈奴侵逼，又何必無端向匈奴開衅，所以國王便斷然拒絕了漢朝的請求。

張騫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看來大月氏王決沒有報復匈奴的決心了，便辭別大月氏王，動身回中國。他這一次，取道南山，〔註三〕想從羌中回來，不料中途又被匈奴截獲。他十多年來備嘗艱苦才得到達月氏，不得要領而還，已經十分失望，現在又不幸而復爲籠中鳥，意志稍爲薄弱的人，處此境地，不知要頹喪到如何程度了，但他卻一點不曾灰心。

張騫留居匈奴一年多，又被他找到一個逃走的机会：那時候冒頓單于的孫子軍臣單于死了，軍臣單于的弟弟伊穉斜自立爲單于，和軍臣單于的太子於單舉兵相攻，結果於單打敗，逃奔漢朝。在這紛亂的時期，匈奴對張騫的監視當然不像平時的嚴密；而况張騫平日待那些胡人很好，他們樂得做一個人情，放他走了。

張騫回到漢朝，是武帝元朔三年（西元前一二六），他離開故國，屈指已有十三個年頭了。從前跟他去的一百多人，回來只剩兩個。『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壯士二字，要像張騫那樣才堂堂無愧呢。

【註一】汗血馬就是千里馬，據舊說，馬汗從前肩膊出，如血，故名。

【註二】阿母河即 *Amu Darya*，從前稱爲媯水。

【註三】南山卽祁連山。漢書西域傳說：「西域南北有大山，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那裏有羌人住着。張騫想避出匈奴，故回來時不走出國時的原路。

五 蜀布邛杖

張騫這一次居然生還，是出乎漢武帝意料之外的，便立刻召見，拜張騫爲太中大夫，甘父爲奉使君。

張騫把親身所到的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諸國的形勢、風俗及出產物等都細細地向武帝報告了。他又對武帝說：「臣在大夏的時候，見有蜀中所產的細布和邛杖。」【註一】所出的竹杖，問他們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們都說有人到身毒國。【註二】裏去買來的。身毒國在大

夏東南，雖大夏約數千里。他們那裏也有城郭，和大夏一樣。而地勢低濕，氣候炎熱。他們的百姓都能馴服大象，戰爭時也騎着象的。其國境臨大水。〔註三〕據我的推測：大夏離漢萬二千里，在西南；今身毒又在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中的產物，那麼，他離蜀一定不十分遠的。我們到大夏，一向是沿南山向西去的，那些地方有羌人住着，要通過也不很容易。稍稍向北便要被匈奴扣留。如果取道蜀中，則路途較便，又少危險。倘能從蜀中通身毒，那更好了。

武帝先聽張騫報告，知道大宛大夏等國的風俗和漢朝相差不遠，且多奇異物產，而兵力很弱，又貪漢朝的財帛，不難威脅利誘，使他們來稱臣進貢。大月氏和康居雖兵力稍強，但也可以利用財帛誘他

們入朝的。現在又聽張騫講蜀布邛杖一段故事，知道從蜀道可通身毒，自然十分高興。他想，一旦那些國家都遣使來朝見漢天子，這是何等有面子的事！

四川雲南一帶地方偏在西南，當時又不曾開通，故一向稱之爲『西南夷』。武帝建元六年（西元前三五），番陽令唐蒙奉使南粵。

〔四〕南粵人請他吃蜀中出產的枸醬，根究來源，知道是由蜀人賣給夜郎國，夜郎國地臨牂柯江，由牂柯江可以通船至南粵，這枸醬是南粵人向夜郎買來的。唐蒙因此向漢武帝建議，遣使通夜郎，借夜郎的精兵順牂柯江而下，出其不意的攻擊南粵。因爲那時候南粵頗倔強，不肯受漢朝節制。武帝聽了他的話，命他以中郎將的官銜宣撫西南

夷、通夜郎等國。但沒有什麼成績，而且費用浩繁，騷擾百姓，朝中大臣都主張緩通西南夷，先用全力對付匈奴。通西南夷的事情遂暫時擱置。現在武帝聽了張騫的話，決心再經略西南，便派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人，分道向驪、柽、邛、僰等處出發，求通身毒國。這一次的結果，不甚圓滿，使者到了現在四川西南邊境漢源、西昌、鹽源等一帶地，便阻塞不通。而且那些地方的土人很野蠻，往往把漢使擄去殺掉，漢朝也無可如何。本來那時候交通這樣不便，要從蜀道通身毒，簡直等於夢想。但身毒雖未通，而漢朝的疆域，在西南方面大為開展，把現在的雲南、貴州歸入中國版圖，創始之功是不能不歸於張騫的。

【註一】史記西南夷傳註：『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其地即今四川邛崃縣。

【註二】身毒，卽印度。

【註三】印度爲亞細亞南部的半島，所以說他的國境臨大水。

【註四】南粵亦稱南越。今廣東廣西地。

六 兩次參加戰爭

元朔六年（西元前一三三）的春天，熏風吹來，河冰解凍，正壯士上馬殺賊的時候了。大將軍衛青，帶領了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六支軍隊，十萬大兵，出定襄郡向匈奴進攻。漠中行軍，最大的困難就是有時候竟找不到水，軍士們飢渴欲死。張騫留居匈奴十多年，什麼地方有水，他都

知道。武帝遂命張騫爲校尉，跟大將軍的軍隊出發。這次戰爭，漢兵大獲全勝，殺匈奴頭幾千級而還。過了一個多月，漢兵又出塞，經過一次激烈的戰爭，又殺匈奴頭萬餘級，但漢朝亦受相當損失。這兩次戰爭，因爲張騫在軍中，經他的指示，軍士們到處有水吃，解決了漠中行軍的重大困難問題。漢武帝就封張騫爲博望侯。〔註一〕

過了二年，張騫帶領一萬騎兵。李廣帶領四千騎兵，從右北平〔註二〕出塞，分道攻匈奴。李廣的軍隊出塞僅數百里，就碰到匈奴十倍的大軍，被他們圍住了。李廣是漢朝的名將，匈奴一向稱他爲「飛將軍」。見了他的軍隊便逃走的。這次卻欺他兵少，竟用十倍的兵力把他圍住。李廣的部下見形勢不利，未免有點驚恐。李廣卻不慌不忙，叫他的

兒子率領數十騎，直入匈奴陣中，鬥殺一陣回來，很從容的說：『怕什麼！胡兵雖多，但戰鬥力極薄弱的。』軍士們這才放了心。但事實上漢兵被十倍的胡兵圍住，箭像雨一般的射來，支持一天，漢兵死傷已有一二千人，而漢兵的箭也快射完了。李廣還是坦然自若，整理他的部隊。到了明天，胡兵又來圍攻，李廣督率殘部極力抵抗。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忽見前面黃沙飛揚，胡兵的陣容漸亂了。原來張騫的軍隊已經趕到了。前後夾擊，胡兵不能抵抗，便解圍逃去。這回漢朝的損失極大，假使不是李廣，早已全軍覆沒了。張騫行軍失期，照軍法應當殺頭的，後來用金帛贖罪，總算保全了腦袋，但侯爵及官職統統都失去了。

那一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大破匈奴，殺胡兵數萬，一直打到祁連山。匈奴受到極重的打擊。過了二年，漢兵又大敗匈奴，匈奴單于把他的王庭遷到漠北。中國北邊纔得稍稍安靜。

【註一】博望侯國，故城在今河南南陽縣東北六十里。

【註二】今熱河平泉縣。

七 斷匈奴右臂

張騫雖失去官爵，但漢武帝還常常召見他，問他大夏諸國的情形。有一次，張騫對武帝說道：「臣在匈奴時，把烏孫國的情形探聽得極詳細。烏孫和月氏本都是祁連燉煌間的小部落。從前烏孫有個酋

長叫做難兜靡，被月氏所殺，地方也被月氏人占領了去。烏孫的百姓都逃入匈奴。那時候難兜靡的兒子昆莫還在襁抱中，有人帶了他逃走。那人在途中因腹中飢餓，向近處覓食，暫時把孩子放在草裏，等到覓得了食物回來，見有一隻狼很馴善似的在那裏哺他乳，又有許多烏鴉銜了肉在他旁邊飛翔。那人知道這孩子將來必成大事，便抱去見匈奴的單于，并且把那些奇蹟告訴了他。單于聽了非常高興，便分付部下好好的撫養這小孩。昆莫年紀大了，單于把難兜靡的部衆給他帶領。昆莫曾幾次參加戰爭，都有相當的功績。不久，月氏爲匈奴所破，向西奔逃，把塞種人所住的地方奪來做一個新根據地。〔註〕昆莫報仇心切，便自己向單于請求，要帶兵去打月氏。月氏被昆莫打敗，向

西逃走，就占領了大夏，而塞種所住的地方遂被昆莫佔據，那地方的民衆都降服了他。後來單于死了，昆莫勢力也漸漸鞏固，不肯臣服匈奴。匈奴派兵去打他，也不能取勝，就一直對他敷衍着。現在匈奴新被我軍打敗，大漠以南已無王庭，而昆莫高地，空無人居。夷人大都戀戀於舊地，又貪我們的財帛，陛下倘趁這機會，派一使者到烏孫，招他們還居舊地，更送一公主給昆莫做夫人，結爲婚姻，他們一定聽從的。這樁事如能做到，便無異截斷了匈奴的右臂，從此匈奴更失勢了。烏孫既肯和我們連絡，其他大夏等國便可趁勢招徠做我們的屬國了。」

武帝聽了他這番話，很以爲然，便拜他爲中郎將，給他三百衛隊，每一衛隊各有馬二匹；其他牛羊萬頭，幣帛值數萬金；命他往烏孫去。更多

派持節副使，以便同時分赴別國。

那時候匈奴已退往漠北，所以張騫等一行人在路上並無阻礙，一直來到烏孫國。昆莫聞有漢使來，便立刻接見。但昆莫生長匈奴，他根本不曉得漢朝的情形。他接見張騫時，居然高坐堂皇，像匈奴單于的樣子。張騫便說：『漢朝天子賜王禮物，應該拜受的；大王不肯拜，我就把那些賜物拿了回去！』於是昆莫不敢怠慢，起來拜謝。張騫又拿出皇帝的諭旨，向昆莫宣讀道：

大漢皇帝問烏孫國王無恙：

王之先世，實居東土，重以國難，遂致播遷。今王絕續存亡，再建家國，朕甚嘉之。比者，單于北徙，胡騎遠遁，王之故地，完整無缺。苟率爾臣民，還居東土，則漢遣公主，爲王夫人，

結爲昆弟，其拒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王其察之！

昆莫聽了，不懂得其中的意思，經翻譯才恍然。但烏孫究竟去漢朝太遠，不曉得漢朝究竟多麼大。而且那時候昆莫年紀已老，自己國裏爲了王位的繼承問題，引起爭執，內部未能統一。大臣們也都不願意東遷，昆莫無法，只得婉言謝絕了張騫，並派遣使臣護送張騫返國。又獻馬數十匹，答謝漢朝。張騫辭別了烏孫國王，起程回來。一面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及安息、罽賓、奄蔡等國，這是元鼎二年（西元前一五年）的事。

張騫偕同烏孫國使者同來，武帝大喜，拜他爲大行。烏孫國的使者見漢朝版圖廣大，人口衆多，回去便在國王面前極力誇張。後來烏

孫終與漢朝結爲婚姻，匈奴在西方就多了一個敵國，少了一隻助手。而張騫所遣副使，也絡繹偕了大夏等國的使者回來，中國和西域的交通，從此就頻繁起來了。

【註】據梁啓超說，塞王初居大夏，卽西史所稱的柏忒里亞（Bactria）國王。柏忒里亞亡於月氏，南徙闐賓。所以漢書西域傳說：「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闐賓。」

八 不死的博望侯

張騫奉使烏孫回國後，年紀本已大了，加以半生經歷，都是艱險困苦之境，精神上身體上都不免受到壞的影響，便漸漸覺得衰老了。回國不到兩年，就一病不起。【註】武帝非常悼痛。

張騫死後，漢朝仍繼續派遣使臣到西域去。尤其是大宛，因為那裏出產『汗血馬』，所以每年總要派幾百人或百餘人前去。漢武帝只當張騫沒有死，命奉使西域的人都自稱博望侯，因為西域諸國沒有不知道博望侯的。而所帶的禮物也和張騫出使時差不多。後來因為派出去的使臣，往往不得要領而回，未免使武帝失望，每年派遣使臣的人數漸漸減少；然而每年還得派十餘人或五六人出去。那些使臣，路遠的往往八九年才回來，近的也須一二年。

綜計張騫自身及其副使所通西域諸國，大小不下十餘，茲列表如下：

奄 蔡	圓 賓	安 息	烏 弋 山 離	烏 孫	大 夏	月 氏	康 居	大 宛	國 名
.....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去長安一千六百里	去長安二萬二千二百里	去長安萬八千九百餘里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	去長安二千五百五十里	距中國里程
俄國東境	克什米爾一帶	波斯北八部之境	阿富汗東南印度河西	新疆伊犁河流域	阿母河南即阿富汗北部之地	布哈爾及阿富汗北境	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地	俄領中亞細亞的佛爾哈那州	今地
同上	同上	同上	通張騫的副使所	張騫所通	時已為月氏所征服	同上	同上	張騫所通	附註

只有印度終於沒有通。但「身毒」二字已在中國人的腦中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不久中印兩民族就從海道上互相交通了。

【註】張騫於元鼎二年回國，年餘而死，當在元鼎三年或四年，即西元前一一五年或前一一四年。

九 張騫身後的影響

自從張騫因開通西域得封侯爵以來，一般熱心功名的人，便爭先恐後地上書皇帝，胡亂誇說些外國情形，請求皇帝派他們出去。武帝那時候對通西域的熱望正和他渴求着海上三神山一般，不管上書人所說的是真話還是謊話，一例給他們使節，命他們分道出發。其

實那些人大半是市井無賴，根本不配做使臣。他們往往把皇帝命他送給西域的禮物侵吞下來，或用賤價賣去以飽自己的私囊。他們見了外國國王，又不知道自己是什麼身分，應該怎樣應付才是。因此，不是受外國國王的侮辱，便是對外國國王過於傲慢，引起反感。武帝對這班人又不依法懲辦，只對他們說：『你們有辱使命，應當處死刑的。現在且寬恕你們，再派你們出去，這一次要好好地的立了功回來，以贖該死的罪！』可是這些人實在是負不起這樣重大的使命的。他們一再出塞，並不曾打算怎樣去建立功業，只知向經過的幾個小國需索騷擾。樓蘭車師兩小國，正當漢通西域的要道，屢受漢使需索，他們恨極了，便往往攻殺漢使。匈奴也常出奇兵攻劫漢使。而較遠諸國如大

宛之類也，漸漸討厭漢使，雖漢使還有冒着博望侯的名義的，但他們都已知道真正的博望侯決不是這樣的討厭，因此他們往往斷絕漢使的糧食，使漢使感到困苦，不便久留。這些被外國驅逐回來或在路上被劫逃了回來的，都在武帝面前說西域諸國怎樣無禮，又故意說那些小國都沒有什麼實力，用兵力征服他們是十分容易的事。武帝本是一個好大喜功的君主，聽了他們的話，便派趙破奴帶了幾萬大兵，擊破車師，擄樓蘭王，並向烏孫大宛示威，趙破奴以功封浞野侯。西域諸國都來貢獻，而遠在月氏西面的安息國更把黎軒國〔註一〕裏的幻術家獻給漢朝。其時京師方盛行角觝戲，自從黎軒國裏的幻術家加入了以後，角觝戲的變化更多，彷彿像現在的馬戲了。〔註二〕那

時候武帝志得意滿，屢次出外巡狩，行封禪，求神仙，自以爲萬國來朝，天下太平，不惜把多量的財帛賞給外來的使臣，並令他們參觀府庫，以誇示漢朝的富有。然大宛以西諸國，因去漢太遠，終於沒有方法臣服他們。

過了幾年，有人對武帝說道：『大宛出產的汗血馬，都在貳師城，【註三】他們有意藏匿，不肯給漢使看見。武帝最愛大宛的汗血馬。他從前曾看過卜筮的書，中有『神馬從西北來』之句，後得烏孫國所獻的馬，非常高興，以爲這便是從西北來的神馬，就稱之爲『天馬』。其後張騫通大宛，帶了大宛的汗血馬來，他覺得比烏孫的馬更好，便稱汗血爲『天馬』，而改稱烏孫的馬爲『西極馬』。當時曾作天馬

歌云：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傲僮，精權奇。箭浮雲，曉上馳。體容與，泄萬里。今安匹？

龍爲友。

現在張騫已死，天馬也老大無用了，他正在希望大宛國再來貢獻好馬，乃竟故意藏匿，這明明大宛國看不起漢天子，如何可以忍耐。於是他便挑選幾百名壯士，派一使者，帶了很多的金帛和一匹很精緻的銅馬到大宛去，要求他們把藏匿在貳師城中的汗血馬獻給漢朝。使者到了大宛，大宛王卻因歷年受漢朝的賞賜已多，並不希罕這財帛和銅馬，他和臣下商量，都說：『漢朝離我們很遠，漢使到我們這裏來的，往往因路上找不到飲料而半途渴死。而況他們的北方又有胡寇，

那裏敢派大軍來攻打我們。貳師城裏的馬是我們的國寶，不能輕易送給漢朝的。」因此大宛王就拒絕了漢使的請求。漢使恨大宛王無禮，便破口辱罵，當場把那銅馬打個粉碎，悻悻而去。大宛的貴臣見漢使辱罵他們的國王，也非常動怒，便暗使他們東邊的郁成王在半路上把漢使殺掉，并沒收其財帛。這消息傳到漢朝，武帝大怒。那些曾到過大宛的人，都說大宛兵力薄弱，只要有三千名持強弩的戰士，就可把他們征服的。武帝聽信了他們的話，便命他的寵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兵六千及郡國無賴亡命之徒數萬人，往征大宛。是年爲武帝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年。

李廣利帶領大軍，向西出發，所過小國，都閉城堅守，不肯給漢兵

糧食，漢兵盡力攻城，僥倖被攻下的，便搶得些糧食，也有攻了四五天還不能攻下的，只得忍着餓再向西去，到得大宛的東邊郁成城，只剩幾千飢疲不堪的兵士了。郁成城早有守備，一時攻不下，兵士卻又死了許多。李廣利和他的部下計議道：『郁成尚不能攻下，如何能夠攻進他們的王都，不如暫且回去，補充了實力再來。』部下都以爲然，便收拾殘卒，狼狽東歸。這一次往來有兩個年頭，到得燉煌，部下止存十分之一二了。武帝聞李廣利失敗歸來，非常震怒，立刻派兵守住玉門關，下令有敢入關的殺無赦！李廣利沒有辦法，只得留屯在燉煌。那年夏天，趙破奴與匈奴戰，吃了敗仗，損失二萬多兵士，朝中的大臣都主張暫緩征大宛，以全力對付匈奴。但武帝以爲已出兵攻大宛，大宛小

國而不能攻下，則其餘大夏、烏孫等國，便要輕視漢朝，且大宛的汗血馬終不能取到，不免爲外國所笑，便把主張緩征大宛的大臣治罪，一面赦獄中囚徒，又徵集無賴少年及守邊的騎兵六萬人，牛十萬頭，馬三萬匹，驢及橐駝萬餘頭，帶了很豐富的糧食，出燉煌西征大宛。一面在酒泉、張掖之北新置居延、休屠兩縣，發戍卒十八萬以資防守。又命全國的罪犯，都充當運糧食的伕役。又選善騎馬者二人做執驅馬校尉，以備攻破大宛時揀選了好馬回來。這一回武帝是極全國的力量來對付大宛了。不久，大宛果被攻破，漢軍選取最好的馬數十匹，中等以下三千餘匹，班師回國。但這回漢軍的損失亦大，生入玉門關的兵只剩一萬多，馬亦只剩千餘匹。對大宛用兵，前後凡四年，而徵集伕役，

輸送糧食，輾轉千里，全國擾動，漢朝的元氣因此大傷。武帝心裏也許有點懊悔，但表面上總算已經取到了大宛的好馬，爲表示他的成功，又做了幾首天馬歌：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

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

天馬徠，歷無艸。徑千里，循東道。

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

天馬徠，開遠門。竦子身，逝昆侖。

天馬徠，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

這幾首似通非通的天馬歌，不知用多少頭顱血肉去換來的！一首歌

成萬骨枯，專制帝皇的淫威，實在可怕！

【註一】黎軒，就是現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

【註二】角觝戲，亦作『角抵戲』，又作『翫抵戲』。始於漢武帝元封三年。（西元前一

〇八）演戲之地，在西京的平樂觀。張衡西京賦中對於平樂觀演角觝戲，描寫得

極詳盡：如說『烏獲扛鼎，都廬尋撞，衝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

相逢』，那便是現在的比武力、走繩索之類。『巨獸之爲曼延，舍利之化仙車，吞吐

火，雲霧杳冥』，那便是現在的變戲法。『總會仙倡，戲豹舞熊，白虎鼓瑟，蒼龍吹篪』，

那便是戴了假面具扮演種種獸戲，或者竟是虎豹等能作種種表演，和現在的馬

戲差不多了。

【註三】大宛國地名。

一〇 乘槎泛天河

『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這是唐朝杜甫的詩句。像張騫那樣的冒險家，在漢以前不曾有過，自然常常被人家提起，過了許多時候，便構成了下面所述的一段神話：

黃河是中國唯一的大河，但他常常汎濫爲患，自從大禹治河以來，不知又經過幾多次的決口。漢武帝時，河決瓠子，〔註〕費了不少人力、時間、金錢，從事搶護修築，纔告平息。於是武帝考查圖書，知道黃河的源頭在昆崙山。他想派人去尋覓河源，以便設法把黃河的水患根本治好。張騫到過西域諸國，熟悉彼處情形，武帝便命他逆河而上，找

尋源頭。

張騫乘着槎逆流而上，經過了許多時日，忽然天地變色，上面的日月星辰都不見了，莽蒼蒼的一望無際，辨不出是水是天，分不清是晝是夜。他心裏未免有點着急，但沒有辦法，只得無目的地順風浮泛着，希望能靠近岸邊，以便上去打聽這是什麼地方。

張騫的槎不久果然到達了岸邊：那裏有東西兩岸，張騫把槎停靠在西岸，預備上去訪問。忽見岸上有一對青年男女，彷彿像夫婦的樣子，在那裏喁喁情話。男子牽着一頭牛，立在岸邊，牛悠然自得地在那裏喝水。這一對青年男女，見了張騫，露出驚異的樣子，立刻停止了說話，回頭問他：『你怎樣能夠到這裏來？』張騫說：『我是博望侯張

驚，奉漢天子命，來尋黃河源頭，迷失了方向，順風吹來這裏。敢問二位：這裏是什麼地方？黃河的源頭在那裏？那男子笑道：「黃河水自天
 上來。你要探尋河源，須上得天河才行。」那女子插口道：「牛郎，不要
 調侃他，待我來對他說。」她便拿出一塊小小的石子，授給張騫，說道：「你探尋河源已經成功了。這石子你拿回漢朝去，問朝中博聞多識
 的臣子們，他們自會告訴你這是什麼地方。」張騫道：「謝謝你！我拿
 了這石子回去問東方朔，他老先生滑稽多智，什麼事情都知道的。」
 那男子在旁，聽了張騫的話，忍不住笑道：「東方朔，不就是那偷桃的
 小賊……。」那女子連忙掩住他的嘴，笑道：「你一開口就傷觸人！」
 又回頭對張騫說：「博望侯，我勸你不必問東方朔，還是去問成都賣

卜的嚴君平罷！』正說時，一陣風來，把張騫的槎吹向河心，他竟沒有登岸。再回頭想和他們辭別時，槎已飛也似的向下流飄去，一霎時已望不見彼岸了。

張騫回來，特地到成都去訪問嚴君平。嚴君平見了那石子，便說：『這是織女星的支機石，你從何處得來？』張騫把前事細細的向嚴君平講述一過。嚴君平道：『怪不得那年七月七日，我上觀天象，見有客星犯牽牛宿，原來是你乘槎泛天河呢！博望侯，你竟遇見了牽牛織女星了。』張騫這纔恍然大悟。

這一段繞有趣味的神話，原有來歷的，博物志（舊題晉張華撰）曾載有這樣一段故事：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又集林載

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澆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

梁宗懷著荆楚歲時記，便把這乘槎遇仙的故事，硬牽到張騫身上去；

因為漢書張騫傳有『漢使窮河源』之句，便說張騫為尋黃河源頭無意中泛入天河。又經後人裝點，遂造成上面所述的一段神話。這段神話是美麗的，富有詩意的，所以唐以來的詩人都取來當作詩料。除上述杜甫的詩句外，宋之間明河篇去：

（上略）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其他歌詠這故事的詩篇，不勝枚舉。清代有名的戲曲作家舒位，曾把這段故事，寫成博望訪星一劇，載餅筓館修簫譜中，下面的曲譜，就是那起張騫的角色所歌的一段。

【註】瓠子，在河北灤陽縣南。史記河渠書云：『元光中，河決瓠子，帝（即武帝）親臨塞之，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後二十歲，乃發卒數萬人塞之，天子自臨決河，沈白馬』

玉壁，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河道北行，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

步 步 橋

The musical score consists of seven staves of music. The lyrics are written below the notes. The first staff has a blank space for a title. The lyrics are: 不 掛 滄 軌, 不 坐 把 人 似, 天 坐 此 水 答, 浪 打 水 河 只 索 梁, 萬 里 東 風 破.

五 橋 枝

趁 着 天 風 飛 揚 揚 揚 揚
 始 末 在 是 流 倒 懸 有 天
 無 地 在 是 流 倒 懸 有 天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夕 晚 風 有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霜 降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泉 鳴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河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家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一一 功歟罪歟

當清朝末年，中國士大夫感到帝國主義侵逼的苦痛，對於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不勝其追念和崇拜。梁啓超氏曾作張博望班定遠合傳，載王寅年（一九〇二）新民叢報。他舉出張騫一生事業之有功於漢族者，有下列三點：

一、漢自文景以來，匈奴征服西域，地廣勢強，大有侵逼中國之勢。張騫主張通月氏連烏孫，斷其右臂，斬其羽翼。到了武帝末年，匈奴勢力大衰，大漠以南，沒有他們的王庭。元成以後，匈奴俯首帖耳。稱藩於我中國。這是幾千來中國史上最榮譽的事情。而首先倡議並努力促

其實現者是張騫。

二、據近世史家所考據：西域人呼希臘人爲伊耶安（Ionia）卽耶宛（Yara）的轉音，故大宛國卽大希臘國的一部分。又史稱烏孫國含有塞種人在內，考塞王初居大夏，大夏就是現在土耳其斯坦的布哈爾州，亞歷山大東征以來，希臘勢力卽已到達該地。張騫的通大宛聯烏孫，實爲中國希臘兩民族的開始接觸；換句話，就是黃種人和阿利安種人開始往來。

三、漢初滇黔諸國都未內附，武帝雖有通西南夷的計劃，但以費用太大，不能堅決進行。自從張騫在大夏見蜀布、邛杖，歸報武帝，使武帝一意經營西南，滇黔諸國遂入中國版圖，做了中國西南的屏藩。

其實張騫事業之有影響於中國者，尙不止此。我們知道月氏、罽賓、安息、康居諸國，後來都成佛教的根據地。尤其是月氏和罽賓，實爲佛教東來過程中最主要的城壘，假使沒有張騫開通在先，則佛教的傳入中國也許要延遲數百年亦未可知。

但在另一方面觀察起來，則張騫的功罪正自難說；漢武帝是一個好大喜功的君主，他的堅決要通西域及征服西南夷，不過借此快一時意氣以爲名高而已。所謂『廣地萬里，重九澤，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張騫恭維武帝的話）便是他的真正目的。我們試一考查歷史，武帝力征經營的結果如何：漢書張騫傳載張騫出使烏孫的時候，『天子使齋牛羊萬數，金帛值數千鉅萬。而後此求宛馬者，相望於道，一輩

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所齎操大做博望侯時。『像這樣的糜費國帑，煩擾百姓，究竟於民生國計有什麼裨益？尤其是征大宛一役，用兵四年，全國騷擾，而目的只是要大宛幾匹汗血馬。所以武帝做了幾十年皇帝，把文景兩代官民的積蓄都揮霍光了。晚年更任用桑弘羊等聚斂之臣，專事搜括，弄得百姓愁嘆，亂象環生。雖然他下過一次懇切的上諭，深悔從前措置失當，但國家元氣已傷，再也不能恢復了。這雖然是漢武帝好大喜功之過，但沒有張騫倡導於前，武帝也不會力征經營於後。班固著漢書，在張騫傳裏敘述張騫死後武帝如何續派使者往西域，又提及武帝的對大宛用兵，也許有深意存乎其間罷。

重要參考書

- 史記 (殿本)；
漢書 (殿本)；
漢西域圖考 (陽湖趙氏刊本)；
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 (亞新地學社本)；
博物志 (漢魏叢書本)；
荆楚歲時記 (漢魏叢書本)；
癸辛雜識 (津逮秘書本)；
飲水室全集 (中華書局本)；
宋元戲曲史 (商務本)；
集成曲譜 (商務本)。

新家庭新青年
圖書館及學校 都應備

新生命

大衆文庫

大衆文庫是現代知識的總匯：

——由樊仲雲先生主編 執筆者都是當代有名作家——

內容包括名人傳記、歷史、地理、文學、科學、政治、經濟，用故事體敘述一切，令人讀之津津有味；

外加照片漫畫，銅版精印插圖多幅，尤引人入勝；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每輯十二冊，合購一元五角。

小辭典每冊洋五角，每輯十二冊，合購只收五元。

現正陸續出版如承

函索試閱，每冊請附郵票一角，當即寄奉，但以每人三冊爲限。

備有詳細目錄
函索即當奉寄

新生命書局發行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聯、三)

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

第七輯

民族英雄事略

共十二種

每册洋一角五分
每輯洋一元五角

- | | |
|---------|----------|
| 第一種 張 騫 | 第七種 史可法 |
| 第二種 馬 援 | 第八種 戚繼光 |
| 第三種 班 超 | 第九種 鄭成功 |
| 第四種 岳 飛 | 第十種 林則徐 |
| 第五種 文天祥 | 第十一種 李秀成 |
| 第六種 鄭 和 | 第十二種 聶士成 |

本輯執筆者

- | | | |
|-----|-----|-----|
| 王伯祥 | 陶希聖 | 曹聚仁 |
| 易君左 | 陳子展 | 賈祖璋 |
| 周木齋 | 陳寶驊 | 周滌欽 |
| | | 等 |

第一至五輯及第七八輯尚有詳細目錄函索即寄

上海 南京 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 武昌

民國廿二年十月十九日出版

(民族英雄事略之一)
張 騫

——實價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述者 李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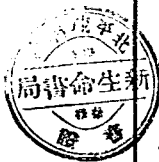
出版者 陳寶驊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71
40443

40443



價一角五分